

## 研习营心得报告

周能俊

距离紧张而充实的第五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已经过去了数周的时间，期间诸事纷扰，但这十天研习营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却深刻于我的脑海，仍生动得如同就发生在刚才那一秒。其原因在于在这短短的十天时间里，我既得以近距离地聆听海内外多位文史顶尖学者的讲演，进行了一次学术上的头脑风暴；也让我结识了许多全国各地、台湾乃至欧美的青年学者。在接受学术前辈的教导的同时，可以和志趣相投的同龄同行们交流学术思想，实在是人生中一次十分难得的经历。

在本次研习营正式开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本次研习营的主题可谓是驾轻就熟，因为本人在南京与南京大学学习有年，研习营行程中所安排田野考察的地点也绝大部分都已去过，有的甚至考察过不止一次。加之，我的专业方向就是魏晋南北朝史，所以自以为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空间，至少在六朝时期这一段是比较了解的。依稀记得当年参加博士考试面试时，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南京，选择南京大学。我说在六朝的都城——南京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可以让我更有感觉。这么多年自己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通过本次研习营的学习，聆听了各位专家的讲座，才发现原来自己对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与空间的认识还是很浅层次与片面的，还有许多值得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地方。本小组的指导教师张侃老师尤其让我对自己以往的错误认识倍感惭愧。在参观六朝博物馆时，张侃老师问我六朝时期建康的普通百姓主要吃什么，他们的粮食供应从哪里来；建康百姓的生活用盐从哪里来等几个问题。我当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张侃老师说这是六朝建康百万居民的最基本生存所需，应该是六朝历史的基本问题，作为一个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博士，研究六朝史有年的人怎能不知道呢。我当时只得诡辩说我是研究唐代道教地理分布的，搪塞过去。但是内心中却觉得很愧对老师多年来对我的专业训练和栽培，也对自己自以为很熟悉的六朝建康的历史记忆与都市空间有了一种迫切地想重新整合、构建的冲动。自己计划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将会把大部分的研究精力放到通过文献、考古文物、野外考察等方式去重构六朝历史，特别是六朝建康的历史过程中去。

在本次研习营的学习过程中，特别是研读课程指定的大量原始文献与考察参考文献，并结合各位专家的讲座，对于一个地域信仰和文化的形成过程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本小组在张侃老师的指导下，一直认为一个地域的信仰和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一定是汲取了多个方面或领域的内容融合而成的。具体到六朝建康及其附近地域的佛教信仰，在其传播过程中所经过的地域并不是全无信仰，纯净

如一片白纸的真空地带；而是一片有着众多地方信仰和鬼神巫术盛行的复杂区域。这些地方崇拜虽然可能从教义、组织等方面没有佛教那么成熟、完善。但它们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归附于佛教的，那些地方的信众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改变其宗教信仰的。因此，建康佛教在其传播与形成过程中就汲取了建康本地的地方信仰与巫鬼崇拜、南海地域的佛教传统、北魏鲜卑佛教的风格、青齐等中原晚来北人的影响等多种因素来适应新时期新地域的传教需求。而地方就有传统与新兴佛道教以及国家意志的互动就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也将成为我接下去进行六朝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讨论方向。

综上所述，本次研习营让我获益良多。以上所举仅是众多受益中的沧海一粟而已。通过本次研习营，我觉得让我最感触的是，当我在灯下搜寻材料苦思冥想之际，我知道在北京有张德明为清末的传教士研究贡献心力，在成都有邓稳为京都赋洋洋洒洒，在上海有赖锐正探讨着明清江南社会的变迁，在台湾有王万雋和我一样在为如何理解南蛮而绞尽脑汁，有李志鸿在搜寻唐代的某些材料，在柏林有贾长宝正笔耕不辍，在美国有孔令伟正为藏传佛教孜孜以求。有着这些同龄有志青年的激励，有着如张侃老师一样各位研习营专家的言传身教，鞭策着我不断地努力学习。